

■不是乱弹

## 草木皆贼

黄秀珍

老公出差了,临走时叮嘱我一个人在家要注意安全,有人敲门时一定要看清楚是谁再开门。

昨天早上到菜场买完菜回家,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,透过猫眼向外看了看,一个陌生男子站在门外。我问:“谁呀?”“邮局送汇款单的。”可是邮局送信的人我认识呀,一直都是一个姓周的小伙子。“怎么不是小周了?”我疑心地问道,他将手中的汇款单举了举:“小周生病了,我替班。”我仍然不放心,到窗户外看了看,又问:“怎么不见你的车呢?”我知道,邮局的人骑的都是绿色的专用自行车。门外传来了话语:“车子停在楼道里,挡住了。”

“你能让我看看你的工作证吗?”我提出最后一个要求。

“小姐,”门外男子终于忍不住了,“如果我是坏人,想进你屋子的话,我完全可以用这个。”说着,他从门上拔出一串钥匙,然后在猫眼前晃了晃。

原来,我开门后把钥匙忘在门上了。

## 《南京纪事》征稿

如果您要韶点事儿,可以登录 www.lifenanjing.com.cn,来建立您的博客,发表文章时只需选择“南京纪事”类别即可,我们会刊登点击率高的优秀稿件。此外,您仍然可以通过电子邮箱 citystar111@163.com 和邮寄的方法给我们投稿。

■只是故事

去参加一个会议,会后有招待餐,在酒桌上听到几个衣着光鲜的男人在高谈阔论,让我纳闷的是,几个人不是在吹自己如何了不起、有能耐,而是在竞相贬低自己。

甲说:我现在整天是坐立不安,银行里欠了好几百万,又借了几个哥们一百多万,我是吃饭不香睡觉不

■有点出格

记不清我的腰从什么时候开始隐隐作痛了,坐得久了,想一下子站起来就有些困难,最近更是连睡觉翻身都感觉腰椎间像针刺锥扎一样。

老婆日益担心,终于忍无可忍,亲自把我“押解”

■东张西望

去苏州出差回来,没忘给老婆带礼物——一件棕色的毛领大衣,那营业员还说,这种毛领大衣只在苏州有货,保证在南京是独一无二的。

那天我一到家,老婆就告诉我,她一女同学要结婚,请我们晚上去吃喜酒。当得知毛领大衣在南京仅此一件

## 这年头流行骂自己

杨震

稳,手机都不敢多打,开车还不敢绕路,怕烧不起油!

乙说:我这段时间太背了,一连几次被市长训,像孙子一样,还不敢还嘴。有一次我都想,去他妈的,我不干了,可一转念,不行啊,我要不干了,老婆孩子怎么办?没办法,还得忍下去。你们说,我是不是有点太窝囊了?

丙接口道:我的事要说

出来,保准你们要笑!上次某某(本地一小有名气的名人)喜得贵子,我去祝贺,我也没什么钱,就给小家伙包了一万块钱的红包。某某居然对我说:“你这点钱还好意思拿出手,还不够买尿布呢!我还要请你吃饭,你哪里是道喜来了,你是骗吃骗喝来了。”你说这叫什么事,我这不是犯贱吗?

## 骨子里早“升”了

刘信

到了医院。结果片子一拿出来,医生就大呼怪哉:“你才三十出头的人,怎么已经骨质增生成这样了?就算五六十岁的人有这病,也少有像你这么严重的。”

回到家,望着从医院开回来的一大堆药,我愁云满

面,以后这漫漫日怎么熬啊!老婆走过来,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,看来她是要安慰我几句。我准备好了感动,不料她说:“老公,这么多年了,工资不见你增,职务不见你升,原来你瞒着我,骨子里早就‘增生’了。”

## 南京独此一家

朱宗成

时,老婆喜不胜收,赶紧穿上了身,连说好看。但她接着又说,头发不是很配衣服,要下楼去理发店做个头发。

老婆下楼没几分钟,就气鼓鼓地回来了,指着大衣对我说:“什么仅此一件?我刚到理发店门口,就发现里面有人也穿了这种大衣!”

“不会吧?怎么可能!”

“怎么不可能,不信你跟我下楼去看!”

老婆不由分说就把我拉到理发店门口,店里果然站着一位和老婆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。我笑着对老婆说:“穿上新衣服就臭美了?你那600度的近视眼镜就不戴啦?那里面新装了一块大镜子正对着门,懂了吗?”

■蔡话宝典

有罪推定  
与无罪推定

去过党政机关的司机班么?绝对的卧虎藏龙之地。别看整个机关大楼尽是些文气十足的人,中规中矩,不苟言笑;一到司机班,嬉笑怒骂,性情放肆,个个都是江湖豪杰。他们熟谙世事,人情练达,很多闯荡社会的小经验,你不经历不知道,一朝经历,痛感其精辟和珍贵。

有一次俩司机聊交通事,司机小吴说:天天路上走,磕碰刮蹭都难免。撞了吧?别

怕,稳住神儿,下车,先瞧清楚那人怎么样。有伤亡?该干吗干吗去;既没死也没伤?立刻破口大骂!先让他觉得是自己的错!

小吴发表这段高论的十年之后,正值周末夜,我和一个朋友去眼下最时髦的 CLUB 玩。布置奢华,高朋满座,不时听到邻座的小姑娘压低嗓子惊呼:这不那谁谁嘛!那不那谁谁谁嘛!可见到场明星之多。

公众人物最怕曝光,经营者有先见之明,早预感到自己作品的凝聚力,所以全场灯光设计异常幽暗。灯光虽幽暗,灯具却是精品,形状各异,且盏盏价值连城,大小媒体早把这事儿当噱头,炒作好几遍了,所以场中不时可见有人专心瞻仰灯具,同时啧啧赞叹。

如此高精尖的时尚场所,当然人人喝酒为主。我们这群人却是弃酒于茶多年,面对酒单上无数液体美味的奇幻姓名,左挑右选,在犄角旮旯找最淡的点,服务员略带轻蔑的眼

神仿佛在斥责:一群面瓜啊!

近两年,我习惯把人大致分成两派,一是茶派二是酒派。酒派大都事业心强,打拚得脾气也蒸蒸日上;茶派大都处在赋闲状态,越闲越没脾气,遭人指斥面瓜,也算名副其实。既然面,不时遭人斥责倒也不以为忤。不过,斥得太狠也不成。

老蒋迟到,进来哈着腰直检讨。落座那一刹那,头顶的吊灯出了状况,本来呈枝杈型分布的十几盏小灯,突然脱落一只,正砸老蒋头顶。好在电线还连着母体,灯未摔碎,且电线外有绝缘体包缠,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我们齐声惊呼,有反应快的问:伤着了么?要不要找店方来理论一下?老蒋脑袋摇得拨浪鼓一样:没事没事,只当是对我迟到的惩罚,别添麻烦了。

但是,有人要给我们添麻烦。迅速来了个黑西服,请老蒋到店外走廊恳谈,谈话主题是:灯应该是被您撞下来,灯贵,我们赔不起,您看……这

就叫“斥得太狠”,身为茶派也急了,开始认真理论。黑西服来了一个又一个,明显是官阶越来越高,可是态度说法却是如出一辙,置黑白分明的事实于不顾。双方僵持了。

就在这时,我顿时想起了小吴,一股钦佩之情穿越十年时间的长河,向小吴奔涌而去。那天的僵局最后被一个老外打破,可能官阶比所有黑西服都高吧,老外一出,黑西服簇拥在他周围。老外听完双方陈述,问黑西服首领:你在现场否?答:未。又问:那你等谁在?答:皆未。老外这时转过身来对我们微笑着道歉:对不起。我相信你们,因为只有你们在现场。这种灯在我另一家店里,也出过类似情况。

学法律出身的老蒋,此时摸摸脑袋上被砸处感叹:哦,天哪,这就是著名的无罪推定和有罪推定么?

杨葵:资深出版人。著有《找不着北》等影视剧、《在黑夜抽筋成长》等随笔集。

士称如今已经属于很精品,炙手可热。“one1”是我逛街时受一家小店“唯一”招牌启发捡来的,更有诗意的“惟爱”“onei”(“惟爱”)早就被人囤走了,我守株待兔好几年都没抢到手。最可惜的“玉米”是“索爱”移动中文域名,当时我想以此为题写手机小说,侥幸“试者”成功,七天内付钱就行。不料没到三天,被成都的一只“玉米虫”花600元“抢煮”了。打电话去问,他说可转让给我,开价20万元。他还说,这友情价,如果索尼“爱立信”公司想要,至少100万。这“虫子”想钱想疯了,想归想,实际上他囤到现在还没卖掉。由此,我得了个小教训:除了煮熟的鸭子会飞,煮“玉米”,半生半熟也会飞走的。

方国荣:作家。中国作协会员。触网多年,现主要从事“手机小说”创作。

■断魂枪

那故乡的云  
那故乡的 fong

我这人早熟,当年还在青春期的时候就领先时代走起了怀旧的路子。在学校上过晚自习,我背着书包蹬上自行车便驰骋在橙黄色路灯辉映下的小县城街道上,边蹬着车子边扯着嗓子喊出来的往往是一句《故乡的云》:我曾经豪情万丈,归来却空空的行囊……其实呢,十几岁的小屁孩儿,有什么豪情万丈?行囊里装的都是数理化,又何曾空过?《故乡的云》由费翔在春晚晚上唱红是在1987年,那时我还小,但也会唱这首歌了,印象中还多次应邀在亲朋好友面前表演,尤其是高潮处的两声呼喊:鬼来吧!鬼来吧……

现在的我当然知道这首歌词该是“归来”而不是“鬼来”,当时却真以为这就是首恐怖歌曲。后来在网上看到别人总结的最容易听错的歌词,竟名列其中,看来当年听错的也不只是我一个。戏曲和曲艺行里出现这种情况有个术语,叫做“唱倒了字”。人们常说“字正腔圆”,“字正”指的就是不倒字。简单点说,把一个字的读音唱成了另外一个字,就叫唱倒了字,这往往是因为旋律唱腔的设计和词句的音调不协调导致的。京剧《二进宫》里那句“怀抱幼主把国执掌”,我以前老唱成“怀抱幼猪爷把国执掌”,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皇上热爱劳动到养

猪场体验生活呢——这就是唱倒了音。例子还有很多:当年有首《信天游》“我低头,向山沟”常被听成“我的头,像山狗”;萧亚轩唱《爱的主打歌》,我一度听得很纳闷,因为怎么听怎么觉得她唱的是“爱的猪大哥”。

老北京土生土长的曲种是八旗子弟间流传的单弦八角鼓,由于都是以北京话为标准,对倒不倒音的要求就更严格一点。我就曾听过一位唱单弦的老师大发感慨:您听听,现在这唱歌唱戏的都不懂阴阳上去了,听着就不是个味儿啊……

最早唱《故乡的云》的是台湾歌手文章,仔细听他的那一版:“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”里的“风”字,唱的是标准的普通话——feng,到了费翔那一版里就已经是照南方的发音唱成 fong 了。曾在讲汉语语音演变的书上读到,“风”字最早是读 fong,后来,北方游牧民族学用汉语,可草原上地广人稀,隔远喊话时读 fong 不够响亮,逐渐就读成了 feng。后来民族融合,北方语音成了发音标准,feng 才成了正音。

不过,最近几年的歌手,不论港台人还是大陆人,碰到风、梦之类的字,好像反倒是唱作(或读作) fong、mong 的更多了。有人说,这是因为语言从来都嫌贫爱富,现在都学港台腔,台湾歌手努力地念准 feng 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或许有道理,不过,何必这么较劲呢,您就权当是生活状态变化导致我们不需要 feng 这种响亮的读音,所以 fong 就自然而然演变回来了呗。

不是东 fong 压倒西 fong,就是西 fong 压倒东 fong——历来如此嘛,咱又不是没见过。

东东枪:专栏作家,网站编辑。专栏文字散见《新快报》《南都周刊》等报刊。



郭喆图

■同笑时代

## 什么是电报

张志强

我去大姐家玩,一边看电视一边和大姐夫聊天,小外甥在一旁用手机玩着游戏。

于是,我和大姐夫的话题就转到手机上了,最后拐到了以前的电报上。这时,小外甥来了精神:“你们大人经常说电报电报的,电报究竟是怎么回事啊?”我笑着答道:“你当然不知道电报了,现在通讯这么发达,也没人再发电报了,但在十几年前,电报可是最快捷的联系方式。”

“那用电报怎么联系?”小外甥想问个明白。我想了想,说:“那时电话还没普及,寄信又慢,有什么急事儿就得到邮局拍电报,把你说的话写在电报纸上,交给邮局工作人员,他们用无线电的方式传给对方。这种通讯方式就是电报,明白了吗?”

小外甥点着头说:“就这啊,我还以为电报有多神秘呢,原来就是让邮局的人代发一个短信啊!”

■悠悠男女

## 撞出一个女朋友

丁良

好朋友找上我,让我借点钱给他买车。我好奇地问:“每天坐公车不是挺好吗,安全又省事,干嘛想起来买车呢?”

朋友一脸难色:“别提了,上次路上堵车,眼看就要迟到了。车一到站我就往下跳,结果和一女孩子撞了个满

怀。就这样,那个女孩子缠上我了,现在还说让我娶她。”

我说:“好事啊,撞出一个老婆来,省得以后没完没了地去相亲。”

朋友答道:“可她为防止我再撞出一个女朋友来,硬要我开车上下班……”

■甲方乙方



## 互联网上煮“玉米”

早年玩个人网站时养成收藏域名的嗜好,没想到那些年煮的三四个字符的“玉米”(域名)已成为互联网上的稀缺资源。前几天一个陌生人拼命打我手机,说他名叫段新武(音),想买我的“dxw”的“玉米”做个人博客。到“玉米虫”论坛,也就是“米行”网一查,那“段新武”恐怕是假托的,他也许是个炒“玉米”的虫子。我在网上搜索得知: Dxw.com

是一个外国网站, Dxw.cn 则被国内的一个大学网(dxw)用了,其他后缀的同样“玉米”也都被煎炒烹烩一锅端。我当初搞短信文学,取的是“短信网(王)”拼音声母谐音。其实,按域名使用惯例还可用于“大兴旺”“读心网”之类的。当然,你要解读成“断信无”“多心误”,我拿你也没办法。

域名这玩意儿,怎么起才算回事目前没什么章法,只求简洁好记。在英文域名体系中国化的过程中,英文和汉语拼音似乎搞出了混血儿:如 sina 和 sina, 既不是纯粹的英语,也不是纯粹的汉语拼音,四个字符按辅音元音模糊搭配,明了而贴切,这可视为典型的“中国创造”。

到“米行”看看倒也有趣。“米”可分成“实力米”“创意米”“杂米”。“实力米”是地

方、区号,甚至商标等与名称有实际对应关系的全拼字母;前一阵闹得沸沸扬扬的恶搞“中央一套”中文域名玩的是约定俗成;汉语拼音全拼的名人“玉米”,因同音太多,只能算“杂米”。这些“玉米”的恶意抢注很容易引起域名纠纷,而“玉米行”里最有符号学和美学意义,又无恶意抢注隐患的就数“创意米”了。比如一家“米行”老板有个 2china.com.cn 的“玉米”,它谐音“爱中国”,这类“米”算是有趣味易搜索的好“米”。

我收藏的国际“玉米”大都属“创意米”,如“fly8”谐音“飞吧”,煮起来讲究音义和谐。上世纪末我起用的“thinkwan”与网名“心客”和网站“心网”因英汉语间的谐音近似而沿用至今。与“爱中国”类似,我生造的“chinamo”玉米,按洋泾浜译法可为“中国梦”,据某位业内人